

流金岁月

这些天很惦念二婶,去年九月初她的父亲故去了,正月十六二婶的母亲也去世了,一年内接连失去双亲,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很难受。几年前,我奶奶卧床不起的几个月,是二婶忙前忙后照料,送走了奶奶也就四五个月,我爷爷离开时,也是二婶在病床前守着。如今,二婶的双亲也相继故去,二婶再也没有父母护佑了。我想给她打电话安慰,却并不敢,知道自己的斤两,电话一接通估计又是泣不成声,索性就搁置着,等过些天再打这通电话。

回家奔丧的妹妹返京时,带回来沉甸甸一大包蒸饺和烙馍,一看就有我的那份。第一口就知道这是二婶盘的馅儿,却还是问妹妹这是不是她妈妈做的,我不善于嘘寒问暖,就通过询问二婶是否回归日常生活确认二婶的状态。我始终放心不下二婶,早就琢磨着用文字描绘她,把心里的忆念表达清楚,也许会减轻这份遥远的记挂。

记忆里第一次见二婶,是在她和二叔的喜宴上,我刚上小学二年级,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一走进村子,就有热心的邻居告诉我:“你家又要添新人了,你花婶子可漂亮啦!还是个医生呢!”我闻言就连蹦带跳往家跑,要去看看这个美丽的婶子什么样子。回家进院里并没有找到二婶,我去问奶奶新人在哪里,奶奶说宴席还没开始,新人在西屋“藏”着呢。我又蹦着去西屋,掀开门帘就看到二婶在听几个姑姑说话,二婶的眼睛大大的,脸红扑扑的,眉间痣看起来跟观音菩萨似的,看见我就笑,赶紧给我拿糖和“花戏台”吃,长大后才知 道,二婶给我的那个用白米花做成的圆圆的小零食,叫“欢喜团儿”,当时我的心情真和这零食一样甜美欢喜。

再大一些的记忆里,是二婶给我做的那件的确良布青白格子短袖;是她给我织的时尚鸡心领红色毛坎肩;是妈妈骑车去

从今若许闲乘月

杨雪

卖货时,二婶挺着孕肚准时给我做午饭和晚饭确保我不迟到;是二婶月子里,总会把外婆给她煮的鸡蛋龙须面给我留一碗;是我去村西头一个四年级的女孩子借小说《平凡的世界》总也排不上队哭着回家,二婶骑车带我去街上买小说;是和妈妈闹别扭后拒绝吃饭,二婶偷偷背着人给我端来的饺子;是盛夏皎洁的月光下,二婶擦干净苇席,和我并排躺着数满天星星;是二婶总在深夜被邻居们或者邻村的乡亲们叫去接生,顶着一头霜雪回来的模样;是二婶为了给二叔凑齐开药房的钱离家去广州打工,临上车前叮嘱我的话,她像妈妈一样叮嘱懂懂的我,当女孩的生理期到来该怎么处置;是她特意在电话里叮嘱二叔给上初中的我买一双红皮鞋,说别的女孩过年都有红皮鞋,我还没穿过皮鞋呢……

初中二年级,二婶和二叔关了村子里的药店,在镇政府对面买了一处院子,开了

一家大点的药房。搬家那天,她托邻居也是我学校的老师转告我晚上不要在学校食堂吃饭,去新家吃饭。下了课,我连跑带跳地从街北头跑到街南头二叔的新家,二婶怕我找不到,早早算好时间在门口等我,满头满肩粉墙的白灰,灶台上的压力锅里却已经烙好了馍,只等我回来吃。看见我回来,开心地带我看新买的院子和院后面开荒的小片菜园,带我看二叔的中药柜子和楼上楼下的房间,问我想住哪个屋子。如今想来,爸爸和三个叔叔我们一共四家,除了三叔定居市里,我和弟弟还有小叔家的孩子,在镇上读书时竟然都在二叔家借住过,我们都得过二婶的细心照料。

初三临中考前,艺校的老师来学校选人,五百人里选中了我们四个女生,我就闹着要去学唱戏,还偷偷把一桌子书藏在大姑家,想退学。父母远在北京管不到我,连二叔也劝不动我,想揍又不舍得揍

奇异的石榴

李德禄

这天,我闲在家里翻书,好友突然登门,送来四个大石榴,两个红皮的,两个白皮的。这位好友原籍西安,因工作现居京城,这几个石榴是他特意从西安老家带回来的。人们都说“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他这份心意,我除了感动,心里还真有点不落忍。

去年春季,我去了西安他乡下老家的院子,靠院墙处有两棵硕大的石榴树,一棵向东,一棵向西,其树虬枝横出,都努力向对方倾斜着,竟然生生搭成一个南北走向的拱门,孩子们兴致勃勃地从门中穿来穿去,树下摆一小巧的方桌,四把竹椅两两相对,成了饮茶纳凉的地方。平日里,这两棵石榴树交织在一起,很难区分枝叶彼此的归属。只有到了五月花开的季节,才能分清清楚。

时至五月,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我踩着季节的步点,同好友再次来到他的院子里,立刻令我大开眼界,唐代韩愈诗曰:“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此时正值盛花期,两棵石榴花竞相开放,一树开得红火艳丽,一朵朵石榴花恰似一个个燃烧的火炬;另一树石榴花则开成了象牙白色,显得温润清秀。我见识了两种不同颜色的石榴花,它们于浓浓绿叶之中红白杂陈,相处和睦,不争不挤,相映成趣,其枝叶之归属,自是一目了然。可能是我孤陋寡闻的缘故,这种白色的石榴花,我从未见过。人们常道:“石榴花开红似火”,以前,我从未质疑过此语的正确性,但被眼前的事实无情地颠覆了,惊奇之中暗付,石榴花开的确浓艳似火,但却不能以红色而全然概之,那一树白色的石榴花又该如何形容呢?

据好友介绍,由于花色的不同,秋后的果实也便截然不同,一个是红皮红籽的,其籽粒如红玛瑙般俊靓,其味略酸;白皮白瓤的则晶莹剔透,贼拉拉的甜,此时我才明白,原来这两棵石榴并非同一个品种。看着红白相间的石榴花,我顿然惋

叹:“可惜呀可惜,虽然见识了两种不一样的花,却不能尝到两种不同果实的味道,遗憾呀!”好友笑了:“啧啧,不就是吃石榴吗?多大点事呀!放心,赶明儿我一定亲自送到府上!”今日,不同颜色的石榴摆放眼前,我顿然而悟,就为着当年我俩的一句笑言,他便真的将石榴送上门来,既兑现了他的承诺,又了却了我的心愿,这份礼着实不轻,有友如此,我能不感动吗?!

石榴,别名“安石榴”,古称“若榴”,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从“涂林安石国”(今伊朗附近)带回其种子,最初栽植于陕西临潼,后逐渐扩散至全国。在传统文化中,石榴被视为吉祥的象征,寓意多子多福。石榴,因其独特的形态、艳丽的色彩,以及怡人的味道而颇受欢迎,又因其有降血压、护心脏、祛痰、缓衰老等诸多功效,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我喜欢把玩石榴,是为着欣赏其外表的华丽,我更喜欢嚼吃石榴,是为着品尝其味的独特。尽管这几个石榴个头儿差不多,毕竟亦有大小之分。个头儿大的仿佛小西瓜,个头儿小些的就像成年人的拳头。红皮的红光闪亮,白皮的乳白洁净,我将其捧在手里左看右瞧,用手掌轻轻地摩挲着,贴在面颊上蹭来蹭去,放在鼻子跟前不停地闻嗅着,像得到了什么稀罕的宝贝似的。

嚼吃石榴籽,就像嗑瓜子儿,据我自己的感觉,不开头嚼则已,一旦开了头,就会下意识地接连不断地嚼下去,直到手头上没有了为止。吃石榴是件诱人而又迷人的事情,看似很平凡,却隐藏着一个大原则,即人生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目的。这个道理并非人人皆知,所以,有人妄想去达到他们所假定的目的,以致一生大部分徒劳乃至成了空白。

我吃东西有个习惯,喜欢先挑次点儿的吃,如此便越吃越香甜,若是先吃好的,

我。二婶打听到前几届有被选中的艺校生,骑车跑到乡下挨家挨户打听那几个艺校生的前途,回来告诉我艺校生有退学去南方打工的,有回来重读初中的,有在剧团跑龙套的。听起来没有一个过得好的,我就安生了,乖乖把书本抱回学校,再也不提去学唱戏的事了。

爷爷奶奶离开后这几年,我一直没有回去过,心底惧怕见到爷爷奶奶的坟墓,惧怕见到旧事故人,惧怕见到亲人时的哽咽,二婶知道我的心思,但她也并不多话,只在妹妹返京时给我带一包又一包的食物。在妹妹的高层小公寓养病这段时日,我总时不时在静夜里拉开窗帘仰望时盈时亏的月亮,和月亮追逐的云彩,它们在夜空里缓慢流转,记忆回到小时候,二婶用酒精棉布擦干净苇席和我躺在安静的庭院里,用蒲扇为我扇风驱赶蚊虫,听我叽叽喳喳地说话……



则渐感乏味,甚至不想再吃了,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吃得苦中苦,方知甜中甜了。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把好东西与家人、友人分享更有意思,若自个儿闷着头吃独食,总感乏味无趣。我剥开石榴皮,裸露出饱满的颗粒,挤挤挨挨地排列有序,像玛瑙似的晶莹剔透,闪着诱人的光泽。我分成几块与家人共享,他们用手轻轻地把一粒粒的果实,从薄薄的壳皮中抠掰出来,丢到嘴里慢慢咀嚼品味,吃得饶有兴趣,说压根儿没吃过这么多汁的石榴。见众人赞不绝口,我心里自是美得不可言说。

如今,又值石榴收获季节,我及家人特意来到西安华清宫,观赏这里现存的古石榴树群落。华清宫亦名“华清池”,为唐玄宗时所建造。宫院内亭台楼榭,雕梁画栋,山环水绕,故名“环园”,是清代晚期西安所建规模最大的一处园林佳作。华清宫园内的山路两侧,古石榴树通体疙疙瘩瘩,枝干虬曲离奇,满透着古色古香,成为园内的独特景致。石榴树的寿命通常可达200余年,但贵妃杨玉环所植的“贵妃手植榴”,树龄已超越千年,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与自然的奇迹,不但印证了临潼作为中国石榴发源地之地位,也无疑成为一种生命的奇迹。我们感叹称奇,兴致勃勃地选购称心的石榴,每个人都拎着沉甸甸的袋子。此时,我不由想到那位千里为我送石榴的好友。

访月严寺

张鹰

拨开荆条 艾蒿与丹参
挨挨挤挤的京西古道露出了
光滑细腻的肌理
踩着香客贩夫和窑主的脚印
一路探寻 探寻
古道欢喜地一路延展
每一寸光阴都盛装舞蹈
舞步引领着犹疑的脚步
将片言只语拓印的不再模糊

一堵墙
残破孤独 悲壮
在它生命的尽头
依然用倔强的姿态迎接朝阳

三百年前
它并不出众
作为东配殿的一部分
只是做好了了自己的本分
砖头 对好缝
石头 码放齐
应该也被涂满了神祇
与它侍奉的神像一起
承载着千家万户的心愿

透过侧柏的光
恍惚了谁的眼

裸露的倔强
依然阐述着力与美
并驾于维纳斯的精神高度
与它有关
并曾经与它血脉相连的屋梁
与零落四方的柱础石
也赋闲在金色的阳光里

月严寺失了业
被赋闲的信仰
伴着鸟鸣在山风里哼唱
它并不狼狽也不恹恹
祝福他们吧
顶礼人的后人
在三百年后
找到了幸福的密码
一路延伸一路芬芳

顶礼的神坛
满足不了世俗的愿望
过上舒心的日子
是百姓心中终极的理想
青山也可以替代煤山
美好生活是内心宁静喜悦的保障
侧柏活成了最后的赢家
人们把祈祷打造成绿色的身份证
虔诚地挂在它的身上



紫藤花开

诸葛洪祥/作

征稿启事

《京西时报》永定河副刊内容立足门头沟本土,每周1个整版,逢周五出刊,设有《文化纵横》《推荐一本好书》《流金岁月》《花蕾》《联苑》等栏目。为打造多元开放的文学平台,现特面向广大新时代文艺创作者征稿。

一、征稿要求

- 内容:须为原创,拒绝AI生成,文责自负。
- 体裁:散文(非虚构)、小说、诗歌、书画、摄影、篆刻、剪纸等。
- 要求:散文、小说:600—1500字为佳。
诗歌:不超过30行。
书画等:照片在1M以上,清晰、干净。

二、投稿方式

- 投稿邮箱:mtgxwzx@vip.sina.com
- 投稿要求:请将作品直接粘贴在邮件正文中,并附一份Word版于附件中,标题统一格式为“区域+作者+文体+标题+字数”,如“门头沟李某某散文《秋思》1235字”。
- 投稿提醒:来稿时,请注明真实姓名、作者单位、手机号码等。
- 联系电话:69849082(重要稿件,请电话确认)
- 联系编辑:贺京梅

三、版权声明

作品一经刊用,即视为授权本报及相关平台使用。

《京西时报》
门头沟区融媒体中心